



宜 仁 / 选编

中国民间

ZHONGGUOMINJIAN

鬼狐

G U I H U

故事

G U S H I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宜仁 / 编著

中国民间 鬼狐 故事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间鬼狐故事/宜仁选编.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1

ISBN 7-5057-1719-7

I. 中… II. 宜… III. 民间故事—中国—选集

IV. 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6514 号

书名	中国民间鬼狐故事
选编	宜仁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20000 字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719-7/1·475
定价	22.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前 言

中国幅员辽阔,山水秀丽,民风纯朴。在各地不同的风俗民情孕育下,乡野传奇如同一则则美丽的神话在民间广为流传着。

本书从中国古老的文献典籍、精彩的民间传说、有趣的鬼狐故事中共收集五十八篇,其中数篇经由老者口中传述而来。故事缠绵悱恻,栩栩如生,充满人情味。若在夜晚读来,备觉新鲜、神秘,遐想连连,异趣横生。

编 者

目 录

①恩爱夫妻	(1)
①涂家女儿	(6)
①得道成仙	(12)
①多情女	(17)
①风水宝地	(20)
①艳妻斗法	(25)
①琴瑟之缘	(36)
①时来运转	(46)
①风流书生	(50)
①定力不够	(57)
①阴魂不散	(59)
①夜遇红裳	(66)
①躲过一劫	(74)
①情困狐精	(76)

借尸还魂	(78)
同样梦境	(91)
仙人指路	(95)
终成眷属	(104)
死而复生	(108)
无边法术	(111)
江湖奇女	(123)
阴阳永隔	(126)
狐仙恣悍	(130)
惜别紫音	(141)
兄弟情深	(144)
蛙精择亲	(148)
神仙女婿	(155)
薄情幽怨	(163)
伶人劫难	(169)
龙女伤别	(181)
鬼女做媒	(186)
痴魂出窍	(193)

⑤采阴补阳	(199)
⑤仙女幽情	(202)
⑤替母报恩	(208)
⑤生翅黑衣	(214)
⑤孤魂野鬼	(218)
⑤田螺之谜	(221)
⑤与狐结婚	(224)
⑤郊游奇遇	(233)
⑤和尚除妖	(237)
⑤仙道降魔	(239)
⑤阴间来去	(242)
⑤黑狐遭劫	(247)
⑤鬼妻神娥	(255)
⑤迷途遇仙	(261)
⑤惩罚贪欲	(264)
⑤寻找姑母	(266)
⑤卖妻风波	(278)
⑤鳖精还情	(285)

④ 清明相逢	(290)
④ 红粉骷髅	(295)
④ 恩人难觅	(300)
④ 摄精美人	(303)
④ 鸟儿牵缘	(306)
④ 仙女择夫	(313)
④ 护花使者	(317)
④ 生死相随	(335)



恩爱夫妻

有一个猎户叫章秘，有一天到深山里打猎，连兔子也没打到一只。山间的黑夜来得很早，当太阳才下山，就已暮色重重。他只好枕着弓箭，在一处巨岩下面露宿。不知睡到什么时候，蒙眬中听到身边的树叶窸窣的响，像有一种东西搔他的膈肢。他以为这是出来寻食的小兽，在黑暗中乱钻乱窜，于是便突然伸出手去抓了一把，却抓到一只柔软的手臂。他猛然一抖，但当他睁开眼睛，却发现紧抓着的是一个少女的臂膀。她正斜侧身躺在草地上，用力挣扎着，姿态十分动人。章秘知道自己用力过猛，立刻松开了手。

“对不起，抓痛了你吧？”他怜惜地问。

少女坐起来，默默地整理揉皱了的衣服。月光下，他才看清楚她约莫十六七岁。她那黑里带俏的脸庞上，长着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件薄如蝉翼的单色衣，紧裹着她

的身体,明显地展露了她的身形,令人绮念不已。

章秘搭讪着说:“难道你是一个人在这里玩吗?”

少女斜视他一眼,十分害羞地说:“我的家就在前面。刚才吃过晚饭,和妹妹捉迷藏,她往这边跑,我便追到这里来。”

章秘说:“你为什么要把我弄醒?”

她低下头,窘迫地说:“我以为她躲在这里,装作睡觉。刚才没有月光,我以为是她呢!”

她说话的时候,有点急促,丰满的胸脯微微起伏着,章秘有些莫名的兴奋。于是他轻轻地用手围住她的纤腰,将她搂向自己身边来,另一只手就伸进那薄衣……突然,那少女受惊般的推开了他。

这时,一个身穿黑衣的少女,急速地、跌跌撞撞地从山径上跑过来,她尖声嚷道:“什么人这样大胆,半夜三更的,竟敢如此无理!”

章秘定了定神,搪塞着说:“她自己找我的。”

黑衣少女嘴角往下一拉,鄙夷地说:“你胡说八道,还想冤枉别人!姊姊,不要睬他,我们回家去吧!”

她牵着白衣少女的手,从她跑来时的那条路走了。

章秘怔怔地望着她们的背影,见那白衣少女频频地回过头来,有点依恋不舍的样子,更引起了他的热望。于是,便快步从后面跟上去。她们飘忽地前行,腿似乎不经意地动着,但是非常轻快,连脚步声也听不到。她们渐渐走远了,沿着一条溪流边前行,他跟着她们从一个斜坡上走下,到了砾石上。白衣少女的影子像浸在水中的仙女,美丽极

了。前方有一块岩石很突出，石边长满了乱草，他看见她们转过去。但等他赶到那里，人已不知去向了。溪水依旧流过，水里却不见白色的影子。他向左前方注视了一会儿，在对岸重又发现她们。原来距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片浅水，露出几块青石，她们一定是从那里过去的。于是他也从那里穿过了溪流，继续追踪。

她们好像并不知道他在跟踪，始终若无其事地走着自己的路。

转过一片树林子，她们终于走进山坳里一家瓦屋去了。那瓦屋四面围着矮矮的竹篱笆，里面亮着灯光。章秘偷偷地跟进去，篱门是虚掩着的。他蹲下身子向屋里望望，这房子虽小，但陈设很雅洁。姊妹两人，正在灯下谈笑。

“你真厚脸皮！三更半夜跑进来，到底想干什么？”那穿黑衣的妹妹站起来，对着门外半讽半讥地说。

“他一定是小偷吧！”姊姊用着夜莺般的柔嫩声调，轻笑着说。

章秘只得站立起来，向她们鞠了一躬，委婉地说：“刚才得罪了小姐，特地来听候责罚。”

姊姊背向着章秘，在她妹妹的耳边喃喃着，不知说些什么。一会儿，妹妹走过来，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问章秘说：“你会对对联吗？”

章秘迷惑地说：“要是会对，便怎么样？”

“我姊姊今年十六岁，知书达礼，双亲不幸已经去世，孤处无依。她想找一个丈夫，可是不能随便。她曾做过半边对联，征求对句，要是有人能对下联，姊姊便做他的妻子。”

“你说来看看。”章秘识字不多，只得应付着。

妹妹用眼睛询问她的姊姊。姊姊在灯下把联语写在一张纸笺上，妹妹把它拿给章秘，并且朗朗地念道：“织女星辰永相睽，且一年两会。”

章秘在慌乱中没想起这年闰七月，也不大明了这句诗的详细内容，一时间急得脸都发红了。妹妹悄声的教他说：“你说‘梨花月午尝独坐，每半夜三更’。”

章秘机械地复诵一遍，却念错了两个字。妹妹用手掩着口，姊姊却忍不住瞟了妹妹一眼说：“这一定是妹妹教坏的！”

妹妹解嘲地说：“他有点口吃，你别固执了吧！”于是便拥着两位新人，拜了天地，进了闺房，这一夜真有说不出的恩爱缠绵。从此，章秘便和她们一起生活，感情极其融洽。

姊姊赠给章秘一只镯子做纪念，章秘也赠她一枚玉环。她十分喜爱，把它系在腰带上。她很贤惠，只是非常贪食肉类。每逢吃肉，都是用大碗盛着吃，吃饱之后，还恋恋地咀嚼残余的骨头。章秘因为热爱着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每天出去打猎，常常带回许多山鸡、兔子、黄羊做菜肴，博取她的欢心。

她和她的妹妹常常出门，一直到天很晚才回来。章秘觉得很奇怪，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我有个守寡的嫂嫂，住在前面大黄山里，我到那边去看她。”

章秘吃了一惊，说：“大黄山一带有很多狼，你怎么常常到那边去？”

她听了也不说什么，还是照常来往。章秘很担心，要跟

她一道去，她总是找借口拒绝了。

章秘心想，狼虽然奸猾，但它们不管饥饱，碰到食物总要尝尝。他有许多木鳖子，是用作毒杀猛兽的。一天，他把木鳖子拌在黄羊肉里，沿着大黄山的山径，散布了十多处地方，企图把那里的狼毒死，以免她们发生意外。

这天，她们又出去了，深夜还没回来。章秘心惊肉跳，整晚没有睡。第二天早上，他背着弓箭，往大黄山方向寻找她们。在半路上，他看见昨天散布毒肉的地方，躺着两只死狼；一只黑一只白，半张着嘴巴，露出尖利的牙齿。路旁还有些吃剩的毒肉。

章秘正想把死狼拖进树林里，忽然发现其中一只的身上，系着一根细丝带，带上扣着一个玉环，正是章秘赠与那姊姊的定情物。

因“珍视”，反致舞
送，这正是善良人常犯
的错误。





徐家女儿

道光年间,江南苏州市面十分繁荣,一入夜更是车水马龙,笙歌笛舞。城南的杏园别馆,是家有名妓院,主持的鸨母杨氏很有见识,院中各种陈设不落俗套,其典雅明净像是大户闺阁,所挑选的南北雏妓,也都是姿色绝顶。杨氏并聘请琴师私塾,教导那些雏妓学习诗词歌赋,虽不见得有什么成就,但多能知道一点风庸附雅,这时才叫她们出来接客。因此,一时门庭若市,来的客人不是高官就是富贾。

杨氏很有心计,待客自成一套,大凡贵客抵达馆前,先由仆人通报,然后入厅宽衣用茶,再筵席入坐。妓女们前来陪客时均故作端庄,从不卖弄冶媚风骚,交谈言辞也都优雅俊妙。若客人加以挑逗,她们就一本正经地说:

“夫人(指鸨母杨氏)家规很严,让她知道了,会挨打的。”

来客愈得不到,迷恋就愈深,于是不惜花费巨资,以求

得真个销魂。最后虽能如愿，但付出去的钱比其他妓院要多出好几倍。

杨氏还经常派遣一些人，到各地探寻，有贫苦人家女儿而又有姿色的，若愿意写下卖身契，就是花费再多也不吝啬。

有一日，媒婆林二娘前来说，邻乡李姜氏，其夫刚过世不久，欠人一笔债无力偿还，她的女儿凤媚年龄才十四，肌肤细白光滑，相貌长得明艳端丽，像个大家闺秀。林二娘前去游说，极尽口舌。约一个多月，因债主上门迫急了，李姜氏才勉强答应，如今已将凤媚带来，如收容则需要立即付五百两银子，以备她们清偿债务。

杨氏跟去媒婆家，见到李姜氏就探问其家境，李姜氏说了一遍。这时媒婆由寝室内将凤媚带出来，站在杨氏跟前，果然是天生丽质、品貌出众，杨氏心中极为满意，就对李姜氏说：

“大娘尽管放心，凤媚留住我那儿，当她是义女，每月初一，你可以前来探望她。”并转身对身旁婢子说：

“付六百两银子，多的一百两留作李夫人家用。”

李姜氏称谢不已，于是两方写下卖身契约，李姜氏这才离开。

媒婆叫凤媚跪拜义母，杨氏从颈项上解下了一枚玉佩，替凤媚戴上说：“这是见面礼。”

回到杏林别馆，杨氏唤来名师为凤媚缝制一些新衣，辟一间绣阁作为新居。从此，凤媚学歌辞诗赋，不到半年已经能触类旁通，朗朗上口，就连教她的私塾先生也称奇不已。

一日午后，杨氏和凤媚闲聊，凤媚就问：

“将来女儿是否也要和其他姐妹一样，陪客夜宿？”

杨氏说：“你生母拿取六百两银子，你平日每月衣食开销，少说也要五十两，我并非神仙，变不出银子来，这馆内外有近百人张着口吃饭，每天也得花费百两，正是要靠你们姐妹从客人身上赚来。”说完又搂着凤媚亲切地说道：

“再过一年，等你长到十六，找一个有钱大人为你梳拢，三年之后你就可以获得自由之身。到那时候，你陪客所赚的钱可留下一半，其余一半作为馆中开支，像这样子再过五年包你存下万两银子，你就可以选择一个喜欢的人嫁了，做妈妈的会给你一份厚厚的嫁妆。”

从此，杨氏经常来教导她各种媚术，凤媚原本聪明一学就会，不久就以清馆陪客，一时艳名远传。虽然清馆不做床第之欢，但是亲脸抚身则无限制，凤媚有时假嗔佯怒，有时娇不胜羞，或借着言辞闪避或半推半就，弄得客人神魂颠倒。慕名前来者不知有多少，杨氏高兴极了。

有个叫马如才的富商，其父原是个贩盐的，为其子取名如才，原意希望他能用功读书求取功名。但马如才不是读书材料，对功名毫无兴趣，家中虽已娶妻纳妾，仍旧喜欢到花街柳巷厮混。其父死后，接下大片产业，倒也颇擅经营，曾有人戏言：“如才不成才，无贝亦有财。”

马如才年已五十七，一日和友人到杏园来饮酒作乐，见到凤媚惊为天人，就和杨氏商谈，想要凤媚陪宿。杨氏说道：“马老爷在说笑吧！”马如才说：“并非开玩笑，就是花费多些，也不会吝啬。”

杨氏道：“凤媚年纪太小，尚未成年，你若真是喜欢就等三年，到时候一定能让你如愿。”

马如才道：“我已快六十岁了，就是明年今天能否活着都难预料，如何能等三年，不乘此时了却心愿，日后怕力难从心。”

杨氏说：“马老爷子真想老牛吃嫩草？”马如才一听知道了希望，就嬉皮笑脸地应道：“老牛也没有什么不好，擅长耕耘呢！”

杨氏说：“凤媚是我义女，你大概也知晓。”马如才说：“岳母大人受小婿一拜。”说完就装作起身要向杨氏跪下，杨氏忙按住他说：“且慢，要手掌之数才能答应。”

马如才变色说：“老妈妈疯了不成，就是清馆缠头在苏州市面，上好姿色也不过一千，你竟开口要五千，以为我是冤大头不成？”杨氏不屑地说道：“这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既然吝啬钱财，就此作罢！”

马如才沉思了片刻，竖起四根手指：“八折如何？”杨氏说：“少一个铜板，提也不要提。”马如才笑骂说：“好一个老妈妈，吃定我了。”

杨氏说：“这事幸亏在我这儿，如果凤媚是良家妇女，这五千两银子就想拔头筹啦？”马如才摇头叹息说：“算了，谁叫我神魂颠倒看中凤媚，就五千吧！”说完囑家仆回去取了五千银票，交给杨氏收下。杨氏说：“我这就去替你办事，明晚掌灯时候，你就来销魂好了。”

杨氏到凤媚闺房告知此事，凤媚听了低着头说道：“娘要我给老头儿糟蹋吗？”杨氏说：“人这行终究是免不了，马